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3.002

乡村振兴视域下脱贫“脆弱户” 可持续生计的现实路径

——基于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考察

杨 文 静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30

摘 要: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问题不仅影响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也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施策与布局。当前脱贫“脆弱户”在生计发展方面仍面临许多困难,必须大力发展“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农业产业,夯实基础性生计;优化“造血与输血”交互的帮扶方式,实现生计资本合理均衡;强化“赋权与增能”结合的双重效用,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培育“发展与保护”共生的生计文化,改善脱贫地区的生计发展环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3-0008-0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其中关键着力点是乡村全面振兴。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基础,也是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底线任务。但是,在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中有近 200 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 300 万存在致贫风险”^[2],这部分脱贫不稳定户及边缘户是典型的脱贫“脆弱户”,其生计发展存在风险冲击下的“断裂”隐患,这不仅会影响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也可能会诱发规模性返贫从而掣肘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进程。

作为以消除贫困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生计不仅能应对和抵御各种风险冲击,而且能在平衡生存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生计能力和生计资产的持续增加,使生计主体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前景^{[3]269}。在实践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过程本质上就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近三年,中央有关文件反复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4]，“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5]，“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6],其关键就在把脉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的不确定性,预防和消解可能诱发返贫致贫的生计风险,在稳定生计的基础上实现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以夯实农村共同富裕的“地基”。由此不难看出,实现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不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关键举措,也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首要任务。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是原国定“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长期存在自然禀赋不足、人力资源有限、产业基础薄弱等生计系统脆弱性问题。2020 年全县按期实现了全面脱贫,但其中相当数量的脱贫户仍属“脆弱户”,整体面临的返贫压力和致贫风险不容小觑。因此,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通过观察分析天祝县脱贫“脆弱户”生计现状,探寻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实现路径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代表性。2023 年 6—7 月课题组围绕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状况在天祝县进行实地调研;其中,发放 5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93 份;随机抽样 58 户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调研数据成为本文部分数据来源。

收稿日期:2025-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面小康时代脱贫农户生计转型与发展研究”(21BKSI77)

作者简介:杨文静(1978—),女,甘肃兰州人,法学硕士,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脱贫“脆弱户”生计特征

乡村全面振兴不能忽略脱贫“脆弱户”的生计发展,而脱贫“脆弱户”生计变化直观映射乡村振兴的实践进程。天祝县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既存在先天的制约性因素,也隐含后发的转型优势,整体呈现出复杂的生计特征。

(一)生计资本整体表现为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

生计资本^①是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维持生计系统的基础资源,一定程度上体现农户利用和运营资源禀赋的能力^[7]。一般而言,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取决于各类生计资本以及生计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着资本互补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作用和转换^[8],其所形成的效应值也是衡量生计发展水平的标准。从天祝县脱贫“脆弱户”的基本情况来看,生计资本整体表现为总量不足以及结构性失衡,生计资本之间的作用转换率不高,这是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的先天劣势。第一,自然资本数量有限且质量不高。天祝县地处西北高寒之地,自然环境整体比较恶劣,而自然资本中最主要的耕地资源又十分稀缺。调研显示,当地脱贫“脆弱户”耕地面积普遍低于该县 1.5 亩的人均耕地水平,而且其中旱地和盐碱地比例较高,整体耕地质量不高。这是脱贫“脆弱户”长期徘徊在低水平收入的首要原因。第二,金融资本的存量和增量略有提高,但缺乏相应的金融服务。其中,金融资本存量主要来自农牧业经营性收入,而增量主要来自务工等工资性收入。问卷显示:当地以农牧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占 95.9%,其中逐渐转向以务工性工资收入为主的占 74.1%^②。但随着外源性帮扶的有序退出以及自身生计能力的不足,脱贫“脆弱户”不仅很难获取相应的金融服务,而且对助农类金融信息一无所知。第三,物质资本有所增加,但生产领域中的物质支持相对缺乏,例如生活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和个人交通工具也趋向多样化,但农用机械类设备依旧缺乏。整体物质资本赋能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自我恢复能力比较弱。第四,人力资本数量少且质量低。当地老龄化趋势以及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偏低等客观情况,从根本上制约了生计调整的可能性。第五,社会资本单一稀缺,难以对生计发展起支撑保障作用。问卷

显示,近 92.8%的受访户直系亲属中没有非农职业者,这客观减少了其获得农村社会关系之外的生计机会。

综合而言,脱贫“脆弱户”生计资本具有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生计资本的总量不足,增幅有限,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有所增长,但持续动力不足;自然资本受气候影响较大,增幅最小,波动不明显;社会资本改善不明显;人力资本因基础教育、技能培训等外力赋能有所增强。二是生计资本结构不平衡,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自然资本异常脆弱,改善自然资本的投入高、效益低,受外界条件影响的因素多;发挥拓展性作用的人力资本积累周期长,劳动力数量下降与质量提升并存,短期内改善效果并不明显;发挥保障性作用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明显不足,相互之间的补充和支持没有形成效应链。

(二)传统小农生产经营依然是脱贫“脆弱户”的主导性生计

实践证明,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生计策略的选择,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主体所拥有的生计资本^[8]。但脱贫“脆弱户”生计结构受限于生计资本的不足和失衡,其生计策略难以突破传统小农生产经营的选择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隐性的制约因素。传统小农生产经营是我国农耕文化孕育的主要生计方式,兼具脆弱性和韧性的双重特性。脆弱性表现为生计易受自然灾害等外在风险冲击,存在生计财富损失或生计质量下降的巨大波动。韧性则是因与土地有直接的依附关系,生计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恢复力。脱贫“脆弱户”大多数以传统小农生产经营为主业,生计收入主要来自有限的土地种植经营或者小规模农牧业,而整个生计活动也几乎与市场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生计资本总体储备难度大、增幅空间有限,难以实现生计模式的突破和调整。同时,由于受传统小农生产经营的生计思维影响,再加上人力资本发展的周期性问题的影响,脱贫“脆弱户”很难具备现代化的生计发展能力,因而在传统农业以外缺乏适应性和竞争力。另外,低质化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使脱贫“脆弱户”很难获得社会经济馈赠或发展的机会,也很难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支持。因而,脱贫“脆弱户”难以摆脱

①依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

②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调研问卷统计。

传统小农生产经营的生计模式,传统的生计习惯和有限的生计资本又无法进行生计替换和更新。虽然实践中脱贫“脆弱户”已经出现非农型生计调整 and 选择,但生计发展极易走向两极分化:或有足够资本积累实现“脱农入城”的生计转型;或转型失败再次回归到传统小农生产经营模式。不难看出,脱贫“脆弱户”生计选择很难突破传统小农生产经营,归其原因:一是传统农耕文化影响深远致使传统生计习惯和思维很难在短时间改变;二是小农生产经营与土地融合的生计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生计稳定需要;三是生计主体发展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现代化生计发展的节奏;四是“大国小农”的现实国情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理性决定了小农生产经营的常态性和合理性。

(三)合作化生计是脱贫“脆弱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趋向

从生存型生计走向发展型生计是脱贫户生计整体转型的趋势^[9],其中,合作化生计是脱贫“脆弱户”转型过渡期的理性选择。从严格意义上讲,合作化生计不是独立的生计方式,而是一种信息互通、技术互助、市场互享的生计合作状态。农业农村合作社是合作化生计最直接的载体,它们继承了我国农耕文明保留的家户互助合作的自愿传统^[10]。具体而言,农业合作社对内协调各个分散生计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生计网;对外以整体生计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农业增值红利。调研中也发现,脱贫“脆弱户”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社后,生计风险降低、生计资本增强、生计结构优化等生计改善趋向明显。例如,在天祝县S镇鸿福益民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就业的脱贫户马某表示“这里日结工资100元以上,比到外地打工稳定,工资收入也有保障,而且还可以学习种菌技术”^①。在天祝县X镇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户李某表示“家里一直养羊,但自己散养规模小、成本高、风险也大。入股专业合作社后,养的羊多了,技术上也有人管了,不担心羊生病没办法,也不愁羊卖不出去”。可见,专业合作社促使脱贫“脆弱户”抱团合作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个体的生计脆弱性。更为明显的是,合作化生计有助于拓展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空间,提高了生计活动的质量和价值。天祝县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发展模式,将市场需求、技术合作与农户养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屠宰

加工、市场流通等全产业链,在各个环节保护养殖农户的生计利益。因而,无论是从个体生计可持续发展来看,还是从农业产业的发展前景来看,合作化生计充分包容了农业转型、农民增收的发展诉求,是脱贫“脆弱户”生计实现高质量、持续性发展的现实趋向。

二、乡村振兴进程中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面临的困境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脱贫“脆弱户”的生计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调整,生计结果也有了相应变化,但其生计发展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难。

(一)基础性生计结构存在代际弱化趋势

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户的基础性生计是农业生产经营,并长期保持着农耕生计的代际传递。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困境以及“谁来种地”的问题,间接产生了农户基础性生计结构代际弱化趋势,这也是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调研显示,脱贫“脆弱户”中“非农”型生计比重在不断上升,而且受访户均有较强的外出务工意愿。但问题在于,过于脆弱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支撑兼业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前期研究也表明,家庭层面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劳动力,不仅缺少进城务工经商获得务工收入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缺少有意愿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农业收入的劳动力。而脱贫“脆弱户”不仅缺少劳动力,而且现有劳动力知识及技能储备不足,难以完成生计结构的调整和转化,导致其不仅基础性生计持续弱化而且非农生计发展受阻。调研中也存在典型案例:李某某,男性户主,53岁,本人与一子外出务工,家中妇女及老人留守进行农业生产,是典型的“半工半农”生计模式。但外出务工稳定性较差且劳动力不具有技术竞争优势,李某某长期介于外出务工和农业经营的游离中;家中妇女及老人无法完成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其子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经营,但由于无城市稳定就业和安居的现实条件属于新生代的城市贫民。这一典型案例反映了大多数脱贫“脆弱户”的生计现状:虽然完全脱离绝对贫困,但生计结构可持续性差,农业生产经营增收有限且后继无人,

^①按照学术惯例,文中相关地名和人名已作化名处理。

同时务工生计选择有限且失业风险高。可见,基础性生计结构代际弱化,替代性生计结构又缺乏稳定性,这导致“脆弱户”生计选择“步履维艰”、生计脆弱性程度高。而基础性生计结构代际弱化又衍生出若干个乡村发展问题,如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老人经济等,这些问题构成了乡村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攻克的痛点。

(二) 发展性生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从静态层面观察,脱贫“脆弱户”和其他脱贫户在发挥基础性作用和保障性作用的生活资本上的区别不大,但在发展性生计方面有很大差距,例如生计能力不足、生计支持薄弱等致使其长期停留在固有生计的窠臼中。同时,脱贫“脆弱户”对于生计结构调整持有观望态度。调研中,抽样脱贫“脆弱户”对发展现代农业如食用菌、高原夏菜种植和白牦牛养殖等有强烈参与的意愿,也存在对启动资金以及相关技术的担忧。同时,受访者也担心改变种养结构后农产品的市场销路问题。这些现实的困扰和担心造成很多脱贫“脆弱户”短时间内采取观望态度,不敢轻易尝试种养结构和生计结构的调整。同时,受访者对于农业合作社表现出愿意加入的意向,但前提是农业合作社有好的带头人和技术支持,但对流转土地达到家庭经营规模化没有足够信心。可见,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仍需要互助合作和带头示范的作用。当问及选择外出务工存在的困难时,受访者主要的困扰是缺乏专业技能和可靠的就业信息;问及外出打工去向方面,受访者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到省会城市及发达城市务工就业,但大多数表示出在本地就业发展的强烈意愿,这个群体正是家庭负担比较重或者文化水平较低、缺乏技术特长的脱贫“脆弱户”。对少数有意向进行商业经营或正在做商业经营的脱贫户访谈中发现,便捷的贷款、快捷可靠的市场信息和人性化的市场监管仍然是最大的需求。综合调研情况,脱贫“脆弱户”发展性生计需求缺口还是比较大,主要集中于支持生计发展的技术、资金和信息方面。具体而言,第一,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难以满足脱贫“脆弱户”对新型农业实用技术的需求;第二,虽然助农、助贫类金融支持的渠道在不断增加,但尚不能满足乡村扩大生产和改善经营条件的资金需求,其中兼业户和非农户表示资金欠缺的比例最高;第三,脱贫“脆弱户”对可靠市场信

息,包括就业信息、价格信息、供求信息的获取没有信心。虽然目前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陆续覆盖到乡村,但脱贫“脆弱户”捕捉信息和传播信息技能还不够熟练,有多个受访者表示一些新资讯、新信息不符合农民接收习惯,听不懂又看不懂。

(三) 固化落后的生计思维限制生计转型

生计转型是指与生计模式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人口及劳动工具、所种植作物等因素发生变化时,生计方式发生相应变化的过程^{[11]164}。简言之,生计转型是为了提高生计收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脆弱户”生计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困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进行的被动性调整,往往受其原有的生计思路影响。调研中也发现,大多数脱贫“脆弱户”受原有生计思路影响,生计选择具有“驾轻就熟”的路径依赖,家庭的生活结构在脱贫前后很难有根本性改变,这也与家庭成员的认知水平和文化程度相关。简言之,原本习惯于传统农作物、家畜等种植养殖的农户依然会选择原有的种植养殖结构,一般很少有脱贫“脆弱户”实现跨行业、跨领域的生计调整。例如,天祝县大多数脱贫“脆弱户”仍以传统牛、马、猪、羊、鸡养殖为主,其中少量喂养的牛、马等牲畜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猪、鸡等主要为满足自己家庭副食需要,而农业产出很大程度仅限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当地农业自然条件较差,再加上小规模分散经营和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导致农业增产增收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这客观上限制了脱贫“脆弱户”生计转型的可能性。调研结果也显示,多数脱贫“脆弱户”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生活方式,如原来以种植养殖为主业的仍选择传统种养业,以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仍偏向打工,以经商为主业的仍以经商为主业。脱贫“脆弱户”生计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维生的需要以及房屋修建和补贴家庭开支等,结余部分会以定期存款的方式获取银行利息,但投资新领域、陌生行业的魄力不足。例如,大多数以养殖为主业的脱贫“脆弱户”,对扩大养殖规模以及引进新品类养殖抱有高风险的忧患心理,不敢轻易尝试改变原有的养殖规模和品类;以农业种植为主的脱贫“脆弱户”也只求满足家庭生活基本需要,农闲季节到城市或附近乡镇从事建筑、小商品经营或到小型加工厂务工。但是,由于知识水平低、学习能力不足,所以外出务工只是单纯的劳动力输出,也就是体力输出,相对来说其生计不具有可持续性。

而对于少数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脱贫“脆弱户”来讲,出于家庭生计安全和市场风险的考虑,也不敢轻易涉足其他行业改变生计。可见,固有生计思路限制了脱贫“脆弱户”生计转型的勇气和动力,他们大多数会选择保留原有的家庭生计模式,现代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又阻碍了脱贫“脆弱户”对生计发展做更多方面的规划。

(四)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比较缓慢

可持续生计能力一般包括基本生活能力、生计发展能力、风险抵御能力三个维度^[12]。其中,基本生活能力是相对低级的能力,一般指日常社会交往和生活自理的能力;生计发展能力是指能够达到一定生计目标所具备的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则是指应对生计威胁需要具备的能力。目前,脱贫“脆弱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生计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严重不足,这也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返贫风险的关键因素。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大小取决于生计资本存储量,特别是人力资本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调研过程中,脱贫“脆弱户”经常提及自身文化水平低、难以听懂培训内容、没有技术,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等,这些都是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的直接反映。但是由于学习培训与经济收入无直接联系,很多受访者在主观认识上具有“学习无用”的抵触想法,缺乏提升生计能力的内在主动性。比如,问及受访者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和频率时,发现实际参加培训的脱贫“脆弱户”少之又少,即使参加,每年平均次数也不到两次。分析未参加培训原因,排第一位的是没时间去,要利用农闲时节去打零工挣钱;排第二位的是缺乏配套资金支持,学了用不上;排第三位的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听不懂培训内容。另外,专业化水平的人才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一部分脱贫“脆弱户”也不愿在技术培训中投入大量时间。与此相对应的是,外源性帮扶企业入驻以及产业落地可以带动地方生计水平,但脱贫“脆弱户”滞后的生计能力致使其无法融入其中,并始终游离于产业生产链和利益分配链之外。即使有些脱贫“脆弱户”从事某种技术型劳动工作,又由于缺乏参加持续性职业教育培训的条件,继而在劳动力市场无法通过竞争获得合适岗位。同时,在调研中也发现,围绕生计能力展开的技术培训存在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现象,即对有需求的人群无法进行针对性培训,相关本土化、专业化培训也缺乏开展条

件。例如,女性劳动力有意愿参加,但因家庭角色负担无法参与技术培训;或缺乏对参与培训人员进行职业指导与跟踪就业服务,使职业技能培训未充分发挥对脱贫“脆弱户”生计能力的提升作用。因而,脱贫“脆弱户”整体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缓慢,其所在的家庭抗风险能力没有根本性增强,而增收生计的持续性效果也比较差。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的现实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脱贫“脆弱户”生计结构势必要调整优化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但目前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面临一系列困难,不仅限制了可持续生计目标的实现,也从根本上阻碍了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宏观视野下,围绕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的痛点,要多维度探寻其可持续生计的现实路径。

(一)发展“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农业产业,夯实脱贫“脆弱户”的基础性生计

我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底色的社会,家家包地、户户务农,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是农户基础性生计。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关注的群体,脱贫“脆弱户”由于基础性生计动力不足、发展不畅,始终无法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这势必要求改善脱贫“脆弱户”基础性生计,并有序地将其纳入农业产业发展的生计体系中,这成为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的基础路径。

首先,尊重和保护传统农业的种植养殖智慧,在调整和优化传统种植养殖结构的基础上引导脱贫“脆弱户”进行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现代农业的生计探索。就天祝县而言,一方面要稳住当地传统的种植养殖产业,另一方面要发展种植养殖的新业态,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例如,以“世界唯一的白牦牛产地”做引子拓宽畜牧产业发展空间,打造以白牦牛为主、其他品类为辅的畜牧养殖链。同时,调整传统草场散养方式改为舍饲养殖,这样既符合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也可以为舍饲养殖其他品类积累经验。种植养殖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就是现代农业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保持脱贫“脆弱户”的小规模、低成本、原生态的种养方式,并从“种养结合”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入

手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在稳固原有生计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将脱贫“脆弱户”纳入现代化生计轨道上,最终形成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的有效探索。

其次,依托地缘特点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带,形成区域内大农业小产业的异质性、错位性发展态势,找准小农户及脱贫“脆弱户”的基础性生计发展方向。就调研地而言,天祝县属高寒干旱地区,但区域内自然环境差异性比较大,需要针对不同的地缘条件培育不同的产业带。例如,天祝县逐渐形成的“牛羊鸡马菜菌藜药”八大产业和“菜用蚕豆、高原百合、野生山菌、蕨麻土猪、藏地雪鸡”五小产业相结合的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模式,不仅实现了农业增产增收增质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于当地农业生计系统的调整和更新,这就是脱贫“脆弱户”的生计发展方向。但是,还要注意做好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差异发展和错位发展,这样可以规避产业同质化引发的生计“内卷”风险,更可以避免脱贫“脆弱户”的基础性生计的断裂。最后,发展乡村集体产业,引导脱贫“脆弱户”从分散经营走向合作经营,扩大脱贫“脆弱户”的基础生计范围并以生计合作方式参与市场竞争。以调研地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为例,其投资成本高、技术门槛高、市场竞争激烈、利益风险大等现实问题,而且种植面积相对规模化才能产生收益归拢效应,导致脱贫“脆弱户”很少有人能“种得起”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也很难低成本、低门槛进入现代产业发展中。因此,通过鼓励和组织脱贫“脆弱户”走合作经营,降低相应的投资成本和市场风险,以合作组织的形式适度规模化发展有机农产品种植、绿色生态养殖、传统技艺经营等,可以直接参与市场利益分配。

(二)优化“造血与输血”交互的帮扶方式,实现脱贫“脆弱户”生计资本合理均衡

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果已经证明,开发式“造血”和综合性“输血”是有效改善贫困人群生计资本的帮扶方式。而脱贫攻坚成果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也取决于生计资本是否达到互动循环的均衡状态,这就需要不断优化开发式“造血”和综合性“输血”的作用机理,为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的实现保驾护航。

首先,拓宽开发式“造血”帮扶领域,盘活脱贫地区的生计资本,推动脱贫“脆弱户”生计资本

调整转化。开发式“造血”帮扶方式不是针对单个的脱贫“脆弱户”,而是面向整个脱贫地区及欠发达地区,以挖掘和利用当地现有资源为条件,以开发性生产建设、产业扶持等为手段,逐步盘活区域内整体的生计资本,在此基础上牵动脱贫“脆弱户”生计资本的良性转化。在调研中所见特色农牧产品推广、本土产业品牌扶植、劳务培训与输出、生态资源开发等都是有效的开发式“造血”帮扶方式,可以直接对脱贫“脆弱户”生计资本运作产生积累和转化刺激。开发式“造血”帮扶不能仅仅停留在显性的项目和产业层面,还需要深入到隐性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层面,引导社会资源广泛参与乡村医疗、教育、保险等领域的开发,使得脱贫“脆弱户”的生计选择具有保障性环境。

其次,保持综合性“输血”不断流,实现脱贫“脆弱户”基本生计资本的平衡,防止机会与利益的垄断和新贫困的产生。“输血”性帮扶使资金、技术、人力等生产性较强的要素持续地向生计脆弱的地区和人群倾斜,阻缓了脱贫“脆弱户”基本生活需要差距固化和放大的趋势,增强了脱贫“脆弱户”基本生产要素的平衡,这也是“脱贫不脱帮扶、摘帽不摘政策”的根本所在。

最后,强化“输血”与“造血”交互动联,打破政府“包揽式”帮扶模式,合力改善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环境。从目前来看,交通制约、文化封闭等生计环境限制了脱贫“脆弱户”的生计发展,而政府单一的力量不足以彻底改善生计环境,这就需要社会各组织力量的良性介入。例如,生计环境除政府硬件投入之外,还需要企业组织推进一些软项目,比如信息网络建设、技术推广、文化传播等,为脱贫“脆弱户”生计思维转化提供人文支持。事实证明,只有在政府引导下企业组织有效介入,才能为脱贫“脆弱户”生计方式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生计环境。

(三)强化“赋权与增能”结合的双重效用,提升脱贫“脆弱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

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过程包含赋权和增能的全过程,其中赋权意味着增赋生计主体更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而增能意味着强化生计主体自我发展能力。

首先,要发挥政策、法律等制度性手段的效用,赋予脱贫“脆弱户”等生计主体各项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保障其获得生计发展权利的渠道畅通。正如阿马蒂亚·森指出的,“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

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13]189}。可见,贫困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某些权利的缺失所导致的基本能力缺失。而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关键是发展权利的赋予和运用,比如放活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化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加强农户主体的话语权;增强受教育培训权等。另外,在权利赋予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引导脱贫“脆弱户”正确认知和使用权利,防止权利认知不足造成的生计损害。

其次,更新脱贫“脆弱户”固有生计思维,促使其从维生型思维转向发展型思维,并在实践中转化为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脱贫“脆弱户”固有的生计思维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更新,而生计思维内化为生计能力也需要反复引导与实践。在实践中,以村庄能人、返乡精英、脱贫达人等的发展思维带动脱贫“脆弱户”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以“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为脱贫“脆弱户”提供思维突破的路径。比如,政府组织劳务输出就是以“走出去”的方式打破生计思维惯式,而企业入驻、产业线落地等则是以“引进来”的方式隐性改变生计思维。

最后,构建本土化技能培训体系,增强脱贫“脆弱户”生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脱贫脆弱户技能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个阶段有序衔接。比如,建立科普教育基地,支持当地“土专家”“田秀才”及各类致富农户等进行现场农技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做好科普培训与实用技能的实操相结合。同时要做好“乡土化”的培训规划,防止培训内容与培训需求、培训对象脱节。比如,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根据不同家庭意愿、不同发展需求等提供多样化培训项目,让每个脱贫“脆弱户”可以掌握1—2门实用技术,确保培训结果的受益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地方服务、产业服务、市场服务的导向,培养一批年轻化、本土化的专业技术队伍,更实际地为脱贫“脆弱户”发展做好技术支持。

(四)培育“发展与保护”共生的生计文化,改善脱贫地区的生计发展环境

生计文化是一个融合生态环境、生产方式、人文习俗、政策制度等在内的隐性影响系统,对脱贫“脆弱户”的生计思维、生计方式以及脱贫地区生计发展环境有着深远影响。

首先,要突破传统生计文化中保守、固化的生计思想。传统农耕文化决定了农户单一的生计方式和保守的生计思维,这也是农村成为“贫困高地”的隐性因素。虽然改革开放后乡村生计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但传统生计文化出现了价值认同的代际差异,农一代、农二代基本固守传统生计方式,但农三代之后生计兼业化趋势明显,而本土生计文化与非农发展的现实之间的“水土不服”造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和留不下的城市”之间的生计尴尬。基于这一认识,就需要突破传统生计文化中保守、固化的生计思想,培育以发展和创新为核心的生计文化,从整体上改善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的社会环境。

其次,释放传统农耕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培育以保护与建设并举的绿色生计文化,改善脱贫“脆弱户”生计发展的自然环境。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农耕生计韧性不断的基因密码。传统农耕生计表现的“不违农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因气候、时令变化而适时的劳作方式,朴素地揭示了农户生计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实践证明,生态脆弱区的脱贫“脆弱户”生计不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不足,尤其是土地资源不足、耕地肥力下降、水资源稀缺等造成了农业生产投资成本居高不下,而生态系统的脆弱又引发农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因此,释放和传承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培育以保护与建设为底线的绿色生计文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营造脱贫“脆弱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

最后,以“五个振兴”引领地方生计文化发展,推动精准脱贫地区生计系统的自我革新,改善脱贫“脆弱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环境。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全面融入乡村生计文化,以文化内在的柔性张力推动乡村振兴事业,并促使农户的生计发展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可以赋予地方生计文化新鲜的“血液”,与时俱进地带动乡村生计系统的自我革新,并适时地引导农户生计的转型与发展。

总之,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最佳桥梁,也是农业农村生计系统现代化转型的现实缩影。但不可否认的是,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是一个长期且反复的动态过程,需要从共同富裕的长

远视角不断审视障碍痛点,从而构建稳定的可持续生计实现框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1(1).
- [2]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3-06)[2024-12-15].https://www.gov.cn/xinwen/2020-03/06/content_5488175.htm.
- [3]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M].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EB/OL].(2021-03-22)[2024-12-15].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3/22/content_5594969.htm.
-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2022-02-22)[2024-11-1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2022-02/22/c_1128406721.htm.
- [6] 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2025-03-12)[2025-03-13].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3163.htm.

- [7] 伍薇,刘锐金,何长辉,等.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J].热带地理,2024(4).
- [8] 伍艳.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 [9] 邓金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优势、机制与进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2).
- [10] 徐勇.中国农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 [11] 周大鸣,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
- [12] 张吉岗,杨红娟,吴嘉莘.防返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2(5).
- [13]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Realistic Path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or Poverty-alleviated “Vulnerable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of Tianzhu Tibet Autonomous County

YANG Wenji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Th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ssue of poverty-alleviated “vulnerable households” not only affects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concerns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you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t present, the poverty-alleviated “vulnerable households” still face many significant livelihood challenges. We must strive to develop a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livelihood, optimize the support mechanisms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matopoietic and blood transfusion” to achieve a reasonable balance i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strengthen the dual effec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empowerment and energization” to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acity, foster a livelihood culture focused o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the poverty-alleviated area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verty-alleviated “vulnerable househol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realistic path

(责任编辑 昭 薇)